

春秋集註

三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註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相公見戕於齊

之生雖以適豕書於經然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

之仇未討亦當告于天子以國事委豕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

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為念但與相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

即位比於桓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

非隱閔僖之比也此春秋之三月夫人孫旨唯深明乎時義者知之

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魯人責其與聞不為親禮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

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臯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

先君見弑之臯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揜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

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

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夏單伯逆王姬知本以自別於禽獸者也

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

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

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

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下嫁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是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況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寢苦枕戈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

秋築王姬之館

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則已尊於路寢則不可小

寢則嫌故必改築然魯主王姬前此必有所今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平日為可耳桓公弒於齊未及一年其割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而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詳也

冬十月乙亥

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

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

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臯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臯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為寵篡弑以瀆王姬歸于齊來而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齊師遷紀

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齊師遷紀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伐於餘丘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

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鞏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辯之不早辨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於內女而書卒禮之常也至於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

莊公之臯可謂大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其典汨大倫誣滅天理之臯所謂婉而成章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公羊作郛下同傳曰書茲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

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

謹按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氏與無駭挾同

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會仇讎而夏四

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王以魯相公十五年崩至此

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

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聘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之至於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先云矣今相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相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有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書葬相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

紀季以鄆入于齊

季紀侯之弟諸侯之邑杜氏例稱字鄆紀之邑杜氏

三

三卷

五

言

註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鄆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異辭下敵以存宗廟至於如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羊

穀梁作郎○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之難已在此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于滑見師

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祝丘魯地。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於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三月紀伯姬卒。穀梁傳外。夫人訓遠矣。

四合九

三卷

六

書

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其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為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而伯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備當時之變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也。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詞也。胡氏曰。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鄙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愚按。紀之本末。自相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於元年。三年。凡關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一備書。

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

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惡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

秋七月○冬公

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穀梁作郛○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狩蓋齊侯

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皆有事於齊而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辜俱重不可勝譏而尤莫重乎與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言

師則齊侯在焉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

秋邠黎來來朝

邠左氏作倪黎公羊穀梁作黎○邠蓋附庸國

即小邾也杜氏云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

邠城夷狄附庸例書名邠來名也常山劉氏曰

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今按宋仲幾云滕薛邠吾役也則邠蓋宋之附庸非夷

狄也而不得與邠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邠其或然與

冬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

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

月○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救衛者奉天

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構兄篡國

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

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

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夏六月衛侯朔

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入于衛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

於先又褒子突於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

當然誅黨惡以臯諸侯之同逆而於此書

衛侯朔之入國則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

之不明者為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

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間

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

作為小補於世秋公至自伐衛書至與公

變之盛衰也

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

當誅之臯故書至以危之也

螟○冬齊人

來歸衛俘二傳作寶胡氏曰按商書遂伐

寶者釋辭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朔

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

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為

已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

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慝有

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

者

作

則

諸

侯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齊志也杜氏註

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霽恒星經星也經星不見

夜明也杜氏以長曆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没如雨者

言衆多吓為數也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

度掃滅殆盡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

象於上而人事秋大水書大為異非常也之必應者也

不制之無麥苗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所感也

水漂盡民食乏絕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穀穀齊地杜氏註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

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錄於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論

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變風夫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

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

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

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

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開有家之道廢而工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易春秋之旨蓋

相為表裏學者
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止於外而過信宿也俟者杜氏以為待陳蔡同伐邾也

不由王命妄興師眾又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

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也

甲午治兵公治羊作祠○又次于外而與國不應眾心不一則有失伍逃云之患故申明約束將以訓齊其眾而不知出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書曰治兵治者不治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邾者也

羊作成○陳蔡不至故會齊以圍之書及內之志也按左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

齊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則公將而出矣魯與邾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

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邾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

已而要齊以圍之所以邾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

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

著輕用民秋師還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力之臯

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不稟天王之命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

黷武圍邾而邾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

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春秋正例君將不言

大世六
小四十六

卷

十

劉文煥

帥師則以君為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至重眾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以勞民毒眾至是師為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卑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

公孫也。不書氏與。暈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戊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糾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弒。

大洲一

二卷

十一

列

以禍本言之。則公孫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曠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逢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而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知不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

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弒君之賊。入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杜公穀並作暨。地

琅邪緡縣有莒亭今之沂州承縣也。○大夫齊之大宰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夫總己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為之立嗣繼絕其德厚矣然忘不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人明著之而繫以公伐齊納糾所謂不待貶絕而臯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惡見矣

左氏作納子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按正義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矣。○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

正故特書納糾以臯之相秋七月丁酉葬公當立而書入無王命也

齊襄公無知已誅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

乾時我師敗績杜氏註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故曰

乾時。○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皆止。○春秋書及而沒公又不諱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為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九月齊人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取子糾殺之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言於公而以爲相

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
子糾而書取書殺之臯齊人也糾者齊桓
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臯以
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侯者當列
其臯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
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
目君而臯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子奪寄
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
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
謀不審於初已為臯矣及桓公得國又不
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臯
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
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
責其忘恩失義之臯也夫天倫之重苟未
至如管叔之得臯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
民則必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
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天下
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先君之遺
體者不可**冬浚洙**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
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
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
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
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之計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書敗某師而不

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
車戰之法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
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於
不意或舉衆而覆之惟夷狄遷徙鳥舉者

不可以詐勝者皆書其敗其師譏其待中國
之不以夷狄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
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
勝此書公敗齊之旨也或曰長勺魯地而
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
者矣何以責魯乎胡氏曰文告不修疆場
無備德己衰矣況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
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也二月公侵宋莊公以
之已亂寡怨之方也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
召郎之師也○胡氏曰凡師聲臯致討曰
伐潛師掠境曰侵三月宋人遷宿穀梁傳遷亡辭
復見也社氏註遷而取其地故異於邢遷
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
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夏六月
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

今興仁府乘氏縣○傳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
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
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鬪利乘便快攻
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
宋之師而出竒計詐謀以覆滅其軍秋九
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故號也

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
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

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賁始敗蔡浸滑夏
矣○傳蔡哀侯攷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
歸過蔡蔡侯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
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夷狄之也臨江
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
死於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
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
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
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

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在今濟南府歷城縣○傳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
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滅者夷其
社稷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
失國而取反面事讎猶有興復之望也不
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
室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與滅繼絕而以
私憾覆滅小國其臯大矣○薛氏曰五霸
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
之建侯以肆威耳儒
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

宋師于鄆

鄆鄆○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
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

秋宋大水

諸鄆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
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
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
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使弔之曰
天作淫雨害於菽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
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此見怨不廢禮與諸侯往弔主人臯己之辭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靳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冬主姬歸于齊傳齊侯來之存災異可不察哉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王姬者也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然仇己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大故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曾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揚而得乎

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伯姬

之婦隱七年歸于紀者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鄆蓋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鄆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鵠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夏四月○秋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欵孫生搏

之歸散舍諸宮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
反為大夫與閔公搏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
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
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
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
君弑趨而至遇諸門手劔叱之萬臂撥仇牧
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而遇大宰督于東宮
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弑父與君之賊
而能不畏強禦死於其難故書及以牡之華
督以弑君名列於亂臣賊子身為元惡死不
償責固不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而宋萬弑君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
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
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
立栢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

禮十

三卷

十七

王

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
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
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臯
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
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官而瀦焉之意
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

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今按四國稱人蓋

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諭故未欲
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
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以令朝聘之
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
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栢之世亂賊得志強

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
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強暴蓋已久矣
矣相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弒君之亂而
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
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
水之就下矣然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弒君
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
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矣經
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又
因見相公自失幾會於始也
夏六月齊

人滅遂

遂杜氏註在濟北蛇丘縣。傳齊
之詳矣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

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也
秋七

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柯縣

莊公自齊相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
齊方修軍攻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
始及齊平齊相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
用於譚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蓋魯
人知相公之圖伯因盟以求地齊亦有求
諸侯之心指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
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戰國之士又從而
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相公之屈意以和
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將卑師少曰人

○宋人背北杏之會故齊帥近宋二國以
伐之。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
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

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愚按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隣不動遠國亦簡便夏單伯會伐宋單伯見元年逆

之規撫也夏單伯會伐宋王如註魯大夫之貴者○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羣

之會宋殤黨亂賊以伐無臯矣是以書會伐而不再叙秋七月荆入蔡按傳蔡哀侯

諸國人也秋七月荆入蔡為莘故譽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

以息媯歸生者教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

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

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徹桑土繆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

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與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

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故特書蔡之見入楚之猾夏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

兩著其臯也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衛地今之濮州鄆城縣傳宋服

之會而齊伯于鄆故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裳霸略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鄆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

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夏夫人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三卷 十五 王

姜氏如齊

齊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

殆出於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相

公欲圖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

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相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邕

邕公羊作兒○按傳諸侯為宋伐邕蓋小邾

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相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是時伯體未全正此役為宋而

與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於鄭之先也

鄭人侵宋

間諸侯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郵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

伐鄭而巳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荆伐鄭此受伐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

及於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

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

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國之間

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
上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殷同之盟也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
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
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也
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
霸也愚按齊桓欲霸諸侯至是威行信立
而諸侯宗之為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
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
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
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
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
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
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
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

四十六

三

六一

原

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
之會亦曰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
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
裳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
書公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
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
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以臯魯而
與齊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
齊晉蓋得春
邾子克卒 克儀父名稱子者
秋之旨矣
為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臨江劉
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
成國而後書其卒
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瞻下
同○詹鄭大夫

叔詹也。不氏與柔溺同。執鄭詹討鄭伯。不朝。齊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意為可見矣。須遂氏。饗齊戎。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今按十三年滅遂。置戎。今乃見殲於三國之遺民。蓋絕滅杜稷。以及其君。虐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戎。而特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相公之秋鄭詹自齊。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逃來

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臯也。奉命以使。霸國有臯。不能即刑。奉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臯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臯也。片言而三臯。著春秋簡嚴。冬多麋。麋鹿之大者。魯所有。於此可見。冬多麋也。多則為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俱失之也。朔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

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

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秋有蜚蜚名短狐

桑土聞暇而明政刑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

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

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山陰陸氏曰蜚陰

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

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

此惡氣之應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

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蜚者惑也是

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

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

示人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

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子程

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

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

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臯

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愚按是時莊

夫人姜氏如莒

為國君之母非父

獨程子夫人姜氏如莒母之國而出入縱

為得之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

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

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

取與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王之舉也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文姜比年如莒

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開睢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

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

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江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

而救其乏秋七月○冬齊人伐我○我穀梁作我齊相於是

舉攘我秋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

伯突卒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

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廢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

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

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

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

魯亂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息也

省公羊作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孔氏曰眚過也
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
又赦之此宥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
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於
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目有所謂不識過
失遺忘幼弱老耄蠢愚可謂詳矣然後可
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
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
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
公者反取大臯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
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
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

大眚

以譏其務小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

惠而失大德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

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

今反稱陳人故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

殺之也衆人擅殺固不得為無臯然禦寇乃

君之嗣適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

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

劉氏譏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

秋略殺者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

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也曷
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戌盟
于劉其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

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為昏又當此事以觀而冬公如齊納幣按知此為惡之大者也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故也莊公生至是三十五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為不孝之辜不待貶絕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告于廟也春秋

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

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祭叔來聘祭也此事屬詞示人之意顯矣

祭公之臣為祭公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曰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祭

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

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

禍息夏公如齊觀社社者古人祀地之名

矣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

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

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

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親魯以圖

公至自齊○荆

人來聘

楚自四五年來先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為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止書荆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矣公及齊侯遇于穀為婚姻而齊難品節矣則當絕之而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待人之不以義

也蕭叔朝公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也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秋丹相宮楹穀梁傳禮天子受皆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

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至此又盟以

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栢宮桷

桷椽也穀梁傳

天子之桷斷之礮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斷之礮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桷非正也

刻鏤也於礮斷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

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栢宮葬曹

桷丹栢宮楹片言栢宮以惡莊也

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紀履緌逆

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况躬君弒於齊而舍

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哀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

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秋公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與秋公

至自齊公羊穀梁與孫氏言之詳矣杜預

以見莊公不夫哀姜妬忌之為孟任故足情矣經以傳為按此類是也

八月丁丑夫

人姜氏入謹詳此書夫人之後夫人至之例而

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愚按

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享

之際終其身為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終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

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在易歸妹征凶無攸利莊公之娶

哀姜當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夫人至大夫見於宗

廟婦見於內禮也男贅大者王帛小者禽鳥女贅不過榛栗棗脩今大夫宗婦並覲

同贄特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別胡氏曰公曰見私曰覲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

以臨諸臣故大水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以私言之也

春秋所冬戎侵曹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以書也

相不能治所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繫以累齊也

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杜氏陸氏以羈為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

君也赤不繫國不書公子蓋庶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

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而天子方伯不能正又著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比事

屬辭簡明之郭公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旨可以觀矣

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云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云

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云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不名

天子之命大夫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也陳始來結好

魯不在位三十一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魯不會故不書葬

鼓用牲于社日食陰盛陽微之微事關天

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

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
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胤征
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
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
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
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
其本末之伯姬歸于杞伯姬莊公女不書
皆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傳曰非禮也

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按比年大水陰
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
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
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
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
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既文
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牲
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
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冬公

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我

公羊無春字○今

西之耶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缺
而勞師于我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
乎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為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我勞師外
踰時而反曹殺其大夫曹伯赤殺之也稱
危之也
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我而殺之若
鄭厲之殺原繁傅瑕與君之卿佐是謂股

肱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肱也四凶之臯
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者曰
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
權而卿大夫非大臯極惡不得擅加以刀
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
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忌意
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
猶土芥無臯而殺之則寇讎之視有所必
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
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
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同按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徐嬴姓國近齊魯

三六九

三卷

世

英

臨淮縣是也徐蓋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
侯伐之末序齊上蓋齊相使之主兵然失
霸體矣故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劉氏非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薛氏曰洮溝在

濟州今濟南府是也傳曰非事也諸侯非
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
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鄭伯同盟于幽
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

鄭借至而衛獨不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没不名
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

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故

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

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

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

正季子可以已矣則冬杞伯如來歸寧也春

是從命也參譏之數非歲一會于泚今

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也春

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莒慶來逆

叔姬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

慶之逆者諸侯嫁女於大夫不當書特書莒

使大夫主以與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

情春秋之所謹杞伯來朝杞為三恪相公

故特書以譏之杞伯來朝之篇以侯書今

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

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大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

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

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前年同盟衛人不

受盟于幽伐而不服臯乃以齊來伐之日

即因其至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人節

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臯以取敗

故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

日是也以衛為主深臯之也齊稱夏四月

人將卑師少也不地於衛之都也

丁未邾子瑱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

人救鄭

子公羊宋人下有邾人。傳楚令尹

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

言而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

夜遁。○愚按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

因夫入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

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時

相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敖

蚡冒至于武文真制尚在是後二年之間

楚殺子元授政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

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此時之

比所以僅能使之受盟而已終不足以大

服之也。冬築郟。郟公羊穀梁作微。○郟魯下

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者天時人事至

禾則築郟之不時可知矣。大無麥禾臧孫

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不言水旱而

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

庶草繁廡則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

非所以為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延廡馬閑也言新

蓄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鄰國若不遇齊相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

梁傳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廢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愚按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夏鄭人侵許許與鄭出讎也三者皆失之矣

不與於齊相之會鄭人侵之或秋有蜚公羊傳記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異也何氏云惡臭之蟲南粵所冬十有二月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紀叔姬卒十二年歸于鄆至此乃卒杜氏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

紀賢而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一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

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知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鉅平縣棘○按趙氏曰

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理

也必然秋七月齊人降鄆公羊曰鄆紀之遺邑也杜氏註

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

氏曰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以齊之強故臯之深以鄆

之弱故責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叔姬從之薄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叔姬從

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

以示後世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鼓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

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濟在魯為魯 濟蓋魯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禮

以議軍旅之事所謂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

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戎 齊人伐

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

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中國之聲教

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臯而勤

兵于遠為燕關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

皆失之矣故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

國以甲夷狄之戒示強本

治內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註禮天子

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

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

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 夏

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 築臺于薛 杜

註薛地 六月齊侯來獻我捷 侯有非禮也凡諸

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

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

者抑之也愚按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

之旨則齊桓之恃功而不知禮魯 秋築臺

不當納而輕受之其臯皆可見矣

于秦

杜氏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氏

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愚按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

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

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

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

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來嘉薛氏曰莊公自六

年之後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而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

之後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

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夏宋

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

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杜氏註牙慶父同母

弟謚僖叔。○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子。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

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

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季子之過惡柰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按古者公族有死臯則罄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子正其臯以君

大十七

卷三

廿七

七

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於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過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書月書日謹之又書其所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路寢正寢也○穀梁氏曰寢疾

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冬十月己未子

般卒已未公羊穀梁作乙未○子般莊公

子見上註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

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
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傳初季講于梁氏
女公子觀之圍人犇自牆外與之戲子般
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犇有
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
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犇賊子般于
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按此子般見弑
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
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
不早立是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
閑家之道而使圍人犇得可以戲公子觀其
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犇之可誅而又欲以
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
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

大夫

卷三

廿八

七

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
身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
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
而終之以此所以臯其為風教之本而不
免於首公子慶父如齊慶父自莊公即位
惡也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

公子慶父如齊

莊公之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
茲究陰為它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
叔牙問答之詞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
不復得立矣今雖弑子般而尚未能取國
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
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
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
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
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
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

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狄

出入自如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狄

伐邢杜氏註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

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

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

元年春王正月承上曰不稟命也○今按閔

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

故此齊相公之責也相公若能請於天子

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為之置君則父子

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

國以致閔公為篡弒者所立故齊人救邢

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相也

按傳管仲言於相公以為我狄不可縱諸

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引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之相公於是興救

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

辛酉葬我君莊公

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十

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落姑

落落公穀作

地○請復季友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

父為亂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而大臣尚

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卒致季

友之歸此秉禮舊俗未泯之驗也

來歸

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

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相公之

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宗廟之大

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

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

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况

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

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

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

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

秉禮之有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城而

而為之又當此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成章尤當此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禁使卜齧田公弗

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弒而書薨諱之也不

地隱之不忍言也例於羣公之書地者而

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矣他國

之篡弒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辜

九月

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言哀姜欲立共仲而與聞閔公之弒經書其

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公

子慶父出奔莒

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

仲子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與哀

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

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辜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

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

此所以不書國賊之冬齊高子來盟公羊

討而閔不書葬與子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

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

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

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愚按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

者然春秋子高子之能恤魯奉使而知權是以十月有二月狄入衛衛之滅非特懿公

字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

常公又重之云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救而封之則

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

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胥

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而淪於亡滅所以
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纂必滅可
不戒哉鄭棄其師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
傳之旨也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
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
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
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
啓封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
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人臣之
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蔽臯
乃如此可以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
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
陷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臯於聖人
者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
國本顛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杜於

四三

三

春秋卷第三

